

通玄真经注卷之五

<p> 此篇上问道德，下反礼智。虽前篇具明，今更起问，以其玄与，故宜精审，将成后学悟道之由。文子问道，老子曰：学问不精，听道不深。非学不知，非精不达。凡听者将以达智也，将以成行也，将以致功名也。疑则有问，听则须审，亦犹撞钟，声不虚应，必将有益以致功名也。不精不明，不深不达，故上学以神听，玄览无遗。中学以心听，或存或亡。下学以耳听。譬若风过。以耳听者，学在皮肤，以心听者，学在肌肉，以神听者，学在骨髓。故听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；知之不明，即不能尽其精；不能尽其精，即行之不成。道德高妙，如见明了，则功业可就也。凡听之理，虚心清静，损气无盛，无思无虑，目无忘视，耳无苟听，专精积蓄#1，内意盈并，既以得之，必固守之，必长久之。此为神听之法，悟道之由。既以得之，必能守之，善听不忘，善抱不脱也。夫道者原产有始，欲听其理必先明本。始於柔弱，成於刚强，始於短寡，成於众长。十围之木始於把，百仞之台始於下。此天之道也。自无生有，从微至着，天道常然，况於人乎？圣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也，退者所以自后也，俭者所以自小也，损者所以自少也。卑则尊，退则先，俭则广，损则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凡人多自尊而卑人，故失人之所尊。圣人后己而先人，故得人之所先。是知忤物则群情莫应，顺天则乐推而不献也。夫道者德之元，天之根，福之门，万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宁。道为生化之主，德为畜养之资。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，百福之门，莫不由而出也。夫道无为无形，无为而万物生，无形而万物化。内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。与天为邻，无为而无不为，修身治人，无为无形，与天为邻，与道俱冥，合乎无为，而无不宁也。莫知其情，莫知其真，其中有信。虽非情可察，非真可识，然窈冥之中，信而有焉。天子有道，则天下服，长有社稷；公侯有道，则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国；士庶有道，则全其身，保其亲；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皆宜守道、安国、睦民、全身、保亲。强大有道，不战而克；小弱有道，不争而得；举事有道，功成得福。君臣有道则忠惠，父子有道则慈孝，士

庶有道则相爱，故有道则和#2，无道则苛。由是观之，道之於人，无所不宜也。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尽行之天下服，服则怀之。有所行，皆原其福。故帝者，天下之适也，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适不往，不可谓帝王。言其无道，民不归往。虽处其位，何能久乎？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国以人为本，本固邦宁也。得人失道，亦不能守。有人无道，是谓空国。夫失道者，奢泰骄佚，慢倨矜傲，见余自显，自明执雄，坚强作难结怨为兵，主为乱首，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，大人行之，国家灭亡，浅及其身，深及子孙。夫罪莫大於无道，怨莫深於无德，天道然也。罪大怨深有国者不得不亡，有身者不得不死，以其道丧德灭，天亡之故也。老子曰：夫行道者，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；虽巧，击之不中。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而犹辱也，未若使人虽勇不敢刺，虽巧不敢击。夫不敢者，非无其意也，未若使人无其意。夫无其意者，未有爱利害之心也。夫行道者，勇，刺不伤，巧，击不中。虽曰无害，而已受辱於聋，俗则为神，奇在至道，谓之儿戏。不若使彼不起刺击意，我无爱利害之心，忘诡世之迹，道亦全矣。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，若然者，无地而为君，无官而为长，天下莫不愿安利之，庚桑尸羽俗，孔丘称素王，即其人也。故勇於敢则杀，勇於不敢则活勇於敢则死，勇於不敢则存也。文子问德，向已知道，今更问德，兼之仁义，次及礼智，自非广问，何能大通也？老子曰：畜之养之，遂之长之，兼利无择，与天地合，此之谓德。畜之成之，无为无私，泽滋万物，合乎天地，谓之至德。何谓仁？曰：为上不矜其功，为下不羞其病，於大不矜，於小不偷，兼爱无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谓仁也。贵为天子而不骄，贱为匹夫而不忧，慈惠不偏，博施济众，所谓仁也。何谓义？曰：为上则辅弱，为下则守节，达不肆意，穷不易操，一度顺理，不私枉挠，此之谓义也。扶倾极溺，固穷守节，随宜顺理，所谓义也。何谓礼？曰：为上则恭严，为下则卑敬，退让守柔，为天下雌，立於不敢，设於不能，此之谓礼也。敬尊抚下，卑己先物，秉谦柔之德，无怠傲之容，此之谓礼者也。故修其德则下从令，修其仁则下不争，修其义则下平正，修其礼则下尊敬，四者既修，国家安宁。四者有亏

，以治人即败国，以修身则丧生。故物生者道也，长者德也，爱者仁也，正者义也，敬者礼也。五者兼修，天下无敌。不畜不养，不能遂长，不慈不爱，不能成遂，不正不匡，不能久长，不敬不宠，不能贵重。故德者民之所贵也，仁者民之所怀也，义者民之所畏也，礼者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文之顺也，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。备此四德，谓之圣人，故能承顺天心，摄御群类。君子无德则下怨，无仁则下争，无义则下暴，无礼则下乱，四经不立，谓之无道。无道不忘者，未之有也。夫道既隐，四经乘之。文子问其本末，老子陈其得失。若四者俱废，怨暴所作，争乱必兴，所谓无道，立见亡败也。老子曰：至德之世，贾便其市，农乐其野，大夫安其职处，士修其道，人民乐其业。非夫至德之化，岂能各安其分，以乐其业？是以风雨不毁折，草木不夭死，河出图，洛出书。图谓龟负八卦，书即洪范九畴。惟德动天，泽沾庶物，此圣人至治所致也。及世之衰也，赋敛无度，杀戮无止，刑谏者，杀贤士，是以山崩川涸，蠕动不息，野无百蔬。季世之君，隳纲败纪，诛贤任佞，聚敛不时，荒怠无厌。逆气陵沴，上达于天，星辰乖殊，下应于地，故山崩川竭，人无聊生，昆虫草木咸失其所，唯为人主者，不可不儆也。故世治则愚者不得独乱，正不容邪。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。寡不胜众。圣人和愉宁静，生也；至德道行，命也，故生遭命而后能行，命得时而后能明，必有其世，而后有其人。遭时遇命，得主有人。高梧自然接灵凤尺牍不能容巨鳞。文子问圣智，问圣与智。老子曰：闻而知之，圣也；见而知之，智也。故圣人常闻祸福所生，而择其道，智者常见祸福成形，而择其行。见可而为，知难而止。圣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祸福所生；智者先见成形，故知祸福之门。圣人知吉凶倚伏，察其未形，故治於未乱。智者知祸福相倾，监於已兆，故不游其门也。闻未生，圣也，先见成形，智也，无闻见者愚迷。闻未生之事，非圣如何？睹已形之祸，非智如何？无闻未见，真谓愚迷也已矣。老子曰：君好义，则信时而任己，弃数#3而用惠。人生信一时之义，不虑将来之患，略大道之数，矜巧惠之能。非贤君也。物博智浅，以浅贍博，未之有也。指杯为海，短绠汲深，何以能济也？独任其智，失必多矣。独任多败，询众可允。好智

，穷术也，好勇，危亡之道也。独眩所知必致穷屈，专勇无料坐见危亡。好与则无定分，上之分不定，则下之望无止，若多敛则与民为讎，少取而多与，其数无有，故好与，来怨之道也。凡有所与，必先所取。取则有穷，与则有竭。以有竭之物给无穷之费，亦难为恒也。而易彼与此，一得一失，况取非其道，与非其当，得者未喜，失者为仇。是以志人绝取舍之心，守平和之分，怨何从而生也？由是观之，财不足任，道术可因明矣。观取与之分，乃仇怨之府是以财不足以救时，唯道可以辅众。

文子问曰：古之王者，以道莅天下，为之奈何？问先王之道，讽当时之主；言今时之弊，不及昔者之政，将如之何也？老子曰：执一无为，因天地与之变化。天下大器也，夫上古帝王为治，非谓神奇，唯法天地，执一无为，与时消息。大器者，谓有天下也。不可执也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神而无形，不可执也，执者非也。微而无状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。执一者见小也，见小故能成其大也。唯一故能总众以御物，唯大故能见小而不遗。无为者守静也，守静能为天下正。动不逾分，静不滞方，此静之至也，故能为天下正也。处大满而不溢，居高贵而无骄。处大不溢，盈而不亏，居上不骄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亏，所以长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禄及子孙，古之王道，具於此矣。夫理契无为，心符至道，处大满而不溢，履高位而不危，泽濡品物，德贻子孙，昔者明王，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。

老子曰：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，义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，故立君以一之。讹僻之俗，浇薄之民，有道不守，有法不一，外饰於义以求誉，内作其威以伏众。不立君长，何以齐之也？君执一即治，无常即乱。一法不明万民失据也。君道者，非所以有为也，所以无为也。智者不以德为事，勇者不以力为暴，仁者不以位为惠，可谓一矣。不择道而妄为，不冯位而济惠，能全五者，可谓一矣。一也者，无适之道也，万物之本也。一者法也。适者，往也。言君致法而治，则万物皆归往於君，故无不适也。君数易法，国数易君，法数变，君数易。是君无一，物劳弊，天下不安。君无恒法，随时迁变，固无恒主，亦废与也。人以其位，达其好憎，下之任惧，不可胜理。凡为君者，宜镇以道德，不妄好憎。

恣其胸臆，逾於赏罚，不当则下吏斯惧，惧则刑滥，何可胜理也？故君失一，其乱甚於无君也，君必执一，而后能群矣。天下所以戴君上者，以君有道故也。今国有君而无道，是民无主。虽有其主，使奸臣窃柄，贤者受害，微敛无厌，民物劳苦，故云甚於元君也。文子问曰：王道有几？老子曰：一而已矣。皇王之号虽殊，古今之道唯一也。文子曰：古有以道王者，有以兵王者，何其一也？唐虞揖让，汤武征伐，其不一也。曰：以道王者，德也；以兵王者亦德也。道无升降，时有浇淳，理在变通，义非胶柱，故适时而举，因资济物，大矣哉，其谁知之。且结绳而理，用道以化者，德也。夷暴殄逆，用兵而治，亦德也。动不逾正，静不乖道，虽曰凶器，实为至德也。用兵有五：有义兵，有应兵，有忿兵，有贪兵，有骄兵。夫兵者，动有危亡，用有可否也。诛暴救弱，谓之义；敌来加己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谓之应；争小故不胜其心，谓之忿；利人土地，欲人财货，谓之贪；恃其国家之大，矜其人民之众，欲见贤於敌国者，谓之骄。义兵王，应兵胜，忿兵败，贪兵死，骄兵灭，此天道也。国有五兵，轻用则死。败身有五，贼轻用之，则危亡。天道赏善惩奸，其理不差，仁者慎之也。老子曰：释道而任智者危，弃数而用才者困。舍平夷之道，专巧诈之智，遗祸福之数，骋譎诡之才，抑本趋末，得不危亡也？故守分循理，失之不忧，得之不喜，成者非所为，得者非所求。不惊得失自无忧喜入者有受而无取，出者有授而无与。受无贪取之心，与无矜出之态。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杀，所生不德，所杀不怨，则几於道矣。春秋无心生杀有时人主无为赏罚必当远违其理近失其道文子问曰：王者得其欢心，为之奈何？帝王之理，何以得百姓欢心？老子曰：若江海即是也，淡兮无味，用之不既，先小而后大。夫明王之德，湛若江海，来者不逆，酌者不竭。淡然无味，五味成焉。施之无穷，万物赖焉。故得万姓欢心，子孙不绝也。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后之，天下必效其欢爱，进其仁义，而无苛气，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众不害，天下乐推而不厌，虽绝国殊俗，蛆飞蠕动，莫不亲爱，无之而不通，无往而不遂，故为天下贵。欲上人者，非有欲上之心，有欲人之不上矣。先人者，非有允人之心，则推先而

不害。若然者，德惠动天地，况於人乎？老子曰：执一世之法籍，以非传代之俗，譬犹胶柱调瑟。执一隅之说，非通代之典，其犹胶柱调瑟，何典节之能全也？圣人者应时权变，见形施宜，世异则事变，时移则俗易，论世立法，随时举事。夫圣王救时济物，众人仰止，犹饥而待食，渴而思饮，人谁不愿也？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古相返也，时务异也，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为法者，与化推移。道无隆替，而俗有变革，是以五帝不同治，三王不共法。非欲相返，因时宜者也。圣人法之可观也，其所以作法，不可原也，法未然，人不可知，政已洽，众有可观。其言可听也，其所以言，不可形也。言可听者，当时用也。不可形者，不可以当时之言，为后时之用。三皇、五帝轻天下，细万物，齐死生，同变化，轻天下者，非鄙薄也。细万物者，非简贱也。言非有欲取天下，而天下归；无心利万物，万物自附者也。齐死生则忧惧不能入，同变化则诡异不能移也。抱道推诚，以镜万物之情，神而为镜，照无不得。上与道为友，下与化为人。上与道交，下与化游。今欲学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圣，守其法籍，行其宪令，必不能以为治矣。夫存其典籍，行其法制，实赖玄圣发扬导达，使后之学者，知贵其导，内以治身，外以治国也。文子问政，政者，政教也。老子曰：御之以道，养之以德，无示以贤，无加以力，教之以道，无见其智能。临之以德，无矜其威势。损而执一，无处可利，无见可欲，清虚为体，欲利自亡也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刿，正不割物，廉不伤义。无矜无伐。御之以道附，养之以德服，无示以贤足，无加以力朴。无示以贤者，俭也，无加以力，不敢也。下以聚之，赂以取之，俭以自全，不敢自安。不下则离散，弗养则背叛，示以贤争，加以力怨。离散则国势衰，民背叛则上无威，人争则轻为非，下怨其上则位危。四者诚修，正道几矣。俭而自全，养以亲众，贤而不恃，威而不暴，四者兼修，正道存矣。老子曰：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。上言者常用也，下言者权用也。唯圣人为能知权，言而必信，期而必当。上言谓道，下言为权。唯圣人能知，用之不失其道，善用权也。小人用之则丧其躯，不知权也。唯权不言而信，不期而当也。天下之高行，直而证父，信而死女，孰能贵之？世知所

谓证父为贤，死女为信，而天下莫不高之。斯不然，其矫性而求直，节行以存诚，乃末世之诡法，非至德之真意，则故不足信贵也。故圣人论事之曲直，与之屈伸，无常仪表，理在称机，事无定体。祝则名君，溺则摔父，势使然也。摔，祚骨切。名君非礼在祝即当，摔父非法於溺即可。事在适时，谁云适礼也？夫权者圣人所以独见，夫先违而后合者之谓权，先合而违在者不知权，不知权者善反丑矣。善用权者，先谄而后通。不善用者，始吉而终凶也。文子问曰：夫子之言，非道德无以治天下，上世之王，继嗣因业，亦有无道各没其世而无祸败者，何道以然。设问之意。老子曰：自天子以下，至于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其活有厚薄，天下时有破家，无道德之故也。非有他殃，在於失道。有道德#4，则夙夜不懈，战战兢兢，常恐危亡；无道德#5，则纵欲怠惰，其亡无时。居存若亡，国无余殃。安时忘危，身死无时。使桀纣循道行德，汤武虽贤，无所建其功也。有道即王，无道即亡，固知善恶无王。兴亡在人，皇天辅德，自然之理。岂云昧也哉？夫道德者，所以相生养也，所以相畜长也，所以相亲爱也，所以相敬贵也。夫聋虫瞽聋无耳。虽愚，不害其所爱，诚使天下之民，皆怀仁爱之心，祸灾何由生乎。夫道者，广覆厚载，生之畜之，亲之爱之，一不异物，尽申诸己，使万物皆然，则虽聋虫之愚，尚感仁泽，何忧祸灾之生也？夫无道而无祸害者，仁未绝义未灭也。仁虽未绝，义虽未灭，诸侯以轻其上矣。诸侯轻上，则朝廷不恭，纵令不顺。夫王者无道，有位继业未灭者，以仁义犹存故也。而祸福之衅已萌於兹，陵慢之情以轻其上矣。则夷王下堂而见诸侯，文公要盟而会践土，此衰世之谓也。仁绝义灭，诸侯背叛，众人力政，以威力为政也。强者陵弱，大者侵小，民人以攻击为业，灾害生，祸乱作，其亡无日，何期无祸也？道丧德亡，仁绝义灭，有君非君，为臣非臣，尊卑失位，强弱相陵，故即秦之二世，汉之季主，此国毁亡之时也。

老子曰：法烦刑峻，即民生诈，法烦难奉，奉之不逮，则峻之以刑：刑之不正，则罪及无辜。遂使百姓轻生冒禁，以死抵法。天下之危，莫不由此也。上多事则下多态，求多即得寡，禁多即胜少，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事，譬犹扬火而使元焚也；以智生患，又以智备之，譬犹挠水而欲

求其清也。人多事即心乱，国多禁劳，犹火不可频扬，水不可数挠也。

老子曰：人主好仁，即无功者赏，有罪者释。好刑，即有功者废，无罪者及。无好憎者，诛而无怨，施而不德。人主无好憎之心，则臣无颇僻之刑，则赏者不避，诛者不怨。放准循绳，身无与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载？合而和之，君也；别而诛之，法也。民以受诛，无所怨憾，谓之道德。动循法度，德合天地，君明即理无不鉴，法平不遭其辜。老子曰：天下是非无所定，世各是其所善，而非其所恶。夫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，非去邪也，去违於心者。今吾欲择是而居之，择非而去之，不知世所谓是非也。世人善己所是，恶人所非；彼亦恶吾所善，非吾所是。是既非是，善亦非善，即善恶无定，是非安在？然愜其情者，虽恶以为善，善其所善，非去衰也。在其意者，虽是以为非，其所非，违其心也。则无是以不非，其所非者，则无非矣。则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故明不出善恶，而无是非者也。故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勿挠而已。大国不胜乱政？小鲜何堪数挠？夫趣合者，即言中而益亲，身疏而谋，当即见疑。趣合，谓偶合於君。所言且当而身疏，则君未深信，必见疑也。今吾欲正身而待物，何知世之所从规我者乎？吾若与俗遽走，犹逃雨无之而不濡。今我欲为人规矩，人亦为我师匠，犹速走避雨，身已劳倦，不免沾濡。欲在於虚则不能虚，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，此所欲而无不致也。夫虚者无欲，有欲非虚，无心，无所不至也。故通於道者，如车轴不运於己，而与毂致于千里，转於无穷之原也。达道之士，身由毂也，神由轴也，身混世而尝适，心居中而常寂，不驰言外#6，不劳诸己，故能转於无穷之路，游於绝冥之境#7。故圣道反至，不化以待化，动而无为。圣人内以反真，外能应化，触情不染#8，动用无为也。

老子曰：夫亟战而数胜者，则国必亡，亟战罢，数胜则主骄，以骄主使罢民，而国不亡者，则寡矣。主骄则恣，恣则极物，民罢则怨，怨则极虑，上下俱极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一。故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战不欲频，主不欲骄，民不欲罢，物不欲极，极则返极而不亡，未之有也。

平王问文子曰：吾闻子得道於老聃，今贤人虽有道，而遭之世，以一一人之权，而欲化久#9乱之民，其庸能乎？平王，周平王也。言一人者，王

自况也。贤人，指文子也。言今虽权在一人，不能化之，子有何道，而能治之也？文子曰：夫道德者，匡邪以为正，振乱以为治，化淫败以为朴，淳德复生，天下安宁，要在一人。夫哀正存心，治乱由君。心衰则衰，君治则治，故兴亡匪天，成败在我，不系於物，贵在诸道。道彼一人，则淫俗可变，醇德复兴，何忧不治者也？人主者，民之师也，上者，下之仪也。上美之则下食之，上有道德，则下有仁义，下有仁义，则无之世矣。故知天下显显，莫不上师於君，望为仪表，其由决水於千仞之溪，无不归往也。积德成王，积怨成亡，积石成山，积水成海，不积而能成者，未之有也。德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毁身，故王者顺所积也。积道德者，天与之，地助之，鬼神辅之，凤凰翔其庭，麒麟游其郊，蛟龙宿其沼。故积道德以感天地，四灵呈其祥，万物乐其业者也。故以道莅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；无道莅天下，天下之贼也。以一人与天下为雠，虽欲长久不可得也。莅，临也。人君以道莅天下，天下共戴之而不重。无道处天下，天下怨之而不久也。尧舜以是昌，桀纣以是亡。观乎善否，以察存亡。平王曰：寡人敬闻命矣。平王，周之贤王，伤时道衰，故问文子，求於治道。文子云：要在一人，匪由於他。故平王修政，周道复兴，而《春秋》美之，后谥为平王。 #1 专精积蓄：瞿本作『尊精积稽』。 #2 和：瞿本作『知』。 #3 弃数：瞿本作『秉智』。 #4 有道德：瞿本无。 #5 无道德：瞿本无。 #6 不驰言外：瞿本作『不地方外』。 #7 境：瞿本作『实』。 #8 染：瞿本作『深』。 #9 久：原作『从』，据瞿本改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4585-通玄真经注卷之五.pdf)